

第二十二章 黑夜裏的明拳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馬車裏一片昏暗，那位年輕人唇角泛著淡淡的笑容，有些為了不刻意而展現出的刻意，有些男子本身不應該帶著的微羞味道，淡淡散開的眉尾就像慶廟裏的壁畫一般，有種古意與尊貴的天然感覺。

“我想不明白。”年輕人的笑容裏多了一絲苦惱，“我想不明白很多事情，比如他為什麼要查我，難道他不知道我是真的很欣賞他嗎？”

他的手指輕輕捏了一下腰間的香袋，嗅了嗅漸漸散出的丁香花氣息，輕輕將腦袋靠在馬車柔軟的廂壁上，半閉著雙眼：“我欣賞他是很自然的事情，父親習慣了馬上的生活，為什麼卻如此看重他的文名？”

沒有人敢接他的話，沒有人有能力接他的話。所以年輕的貴族依然陷沒在那種荒謬的不真實感中。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微羞的笑容從他的臉上漸漸斂了下去，他輕輕將手指挪離香袋，放到自己的鼻端搓了兩下，似乎想將指尖殘餘的香氣全數保存下來。

“這不通。”

“但是沒辦法啊。”年輕人歎息著，扭頭看了一眼擺在身邊的那串景色葡萄，忽然伸出手拎住葡萄的枝丫，麵無表情地將葡萄扔了出去，“父親太愛他了。”

“比愛我更愛。”

他有些神經質地扯動嘴角笑了笑，想到宮裏那位太子，想到信陽的姑母，揮揮手。對身邊那個卑躬屈膝候著的禦史說道：“求和。”

禦史賀宗緯沒有參與到這次的行動之中，他愕然抬首，卻看見二皇子地眼中閃著一絲厭倦的神色，半晌沒有說出話來。

都察院的禦史被打的肉骨分離。鮮血淋漓，這事情自然成了最近京都裏最轟動地新聞，宮中新出的那期報紙輕描淡寫地將當時情況寫了出來，而官府內部的邸報上則是寫的清清楚楚。

誰都知道，陛下通過這件事情，再一次重新強調了監察院的權威，而更明顯的是，他再一次強調他對於那個叫做範閑的年輕人的回護之意。

禦書房中有座，監察院中有位，禦史參他。則有陛下廷杖給的麵子。範閑，這個本來就已經光彩奪目的名字，如今在金色地內涵之外。更多了一絲厚重的黑灰邊沿，讓絕大多數官員不敢正視。

而禦史被打之日，傳聞這位年輕的提司大人長跪於禦書房外，才乞得陛下停止了杖責之刑，都察院禦史能活下來。全虧他不計前嫌地求情。而當時執刑的侯公公，也很隨意地透露出去，之所以沒有三杖就將禦史打死。也是範提司大人暗中的要求。

範閑並沒有在明麵上將這件事情化作對都察院的人情，他一直對廷杖一事保持著沉默，相反就是這樣的態度，反而讓他獲取了更多地理解與支持，畢竟是他保留了那幾名可憐禦史的性命。而原本就暗中站在他這一方的京都士林與太學學生，更是覺得自己沒有支持錯人。

慶國地民間，一直以為監察院就是陛下的一條狗，而直到這件事情之後，或許是因為範閑詩仙的名聲太過耀眼。人們才開始學會正視這個一直隱藏在黑暗中的機構，對於監察院...至少是一處的印象開始逐漸扭轉，黑與白之間並不是沒有過渡的可能，正義與邪惡的陣營裏，也會允許有別樣的美麗。

灰色的沉默，這，就是監察院。

...

皇宮地賞菊會還有好些天，範閑半偏著腦袋，坐在自家的庭院裏，一邊猜測著婉兒在繡的究竟是個什麼東西，一面在想範思轍這小混球最近這些天到底在玩些什麼，偶爾也會想想，那個與自己極為相似的二皇子是不是唇角依然帶著那絲微羞的笑容。

範閑想到這件事情就相當的不爽，微羞？天真？這是自己的招牌！忽然發現一位比自己更尊貴的人物，也有這樣的特質，他的內心深處就開始感覺到不安。

“少爺。”藤子京很恭敬地稟道：“依您的意思，沈小姐已經搬進圓子裏來了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說道：“她這些天有沒有什麼異樣？”

藤子京應道：“除了神思有些黯然之外，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緩緩閉上雙眼，說道：“替我發個帖子，請言府上的那位老少大人來府上吃個飯。”

“要通知老爺嗎？”藤子京看了他一眼，小意問道。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這是自然的。父親大人如果知道能夠和言若海一桌吃個飯，隻怕心中也會高興不少。”

藤子京應了下來，忍不住說道：“那個叫賀宗緯的禦史大夫又來了，少爺今日還是不見嗎？”

範閑睜開了雙眼，眼睛裏不知道含著什麼樣的意思，他當然知道賀宗緯這個人，初入京都的時候，便在一石居裏與對方有過交往，當時這位京都大才子是依附於禮部尚書郭攸之的獨子郭保坤，卻也不肯放過與自己結交的機會，想來便是位熱中於權力的讀書人。

至於他為什麼現在會成了禦史大夫，範閑對於其中的隱情清楚的很，知道對方最近這幾天天天門來訪，所代表的是那位貴主子，因為自己連李弘成都避而不見，想來二殿下也會有些心煩吧。

“見見。”

範閑揮揮手，站了起來，院裏準備的事情也差不多了，見見對方。表達一下自己的態度，也不算不宣而戰。

...

在圓子裏走了半天，範閑自己都有些煩了，才走到前宅。心想自己從北齊回來的那一個夜，是怎麼就跑地這麼快呢？或許自己是真的很擔心妹妹翹家，老婆給自己戴綠帽子？

就這麼想著笑話，才覺得秋樹間的石子路短了些，走到前宅的書房裏，那位叫做賀宗緯地禦史大夫已經坐在了房中。

看見範閑到了，賀宗緯趕緊站起身來，拱手行禮道：“見過範大人。”

範閑揮揮手，說道：“又不是第一次見了，客氣什麼。”

這話確實。去年春後那段日子裏，賀宗緯時常來範府拜訪，或許也是想走範家這條路子。但沒曾想早已被範閑看出他眸子裏對若若的那麼一絲想法，加上非常不喜歡這人隱藏極深的性情，於是異常幹淨利落地劃清了界限。

來了幾次沒人搭理，賀宗緯便知難而退，隻是這位京都有名的才子。對於範府中人自然也不會陌生。

賀宗緯見書房裏並無他人，很直接地說道：“下官因前事而來。”

“前事？”範閑隻說了這兩個字，便住了嘴。眉尾稍有些挑起，帶著一絲興趣看著賀宗緯禦史的臉，卻又揮揮手，止住了對方繼續說話的意願。

賀宗緯臉色黝黑，一看就知道幼時家中貧寒，但這些年的京都生涯，官場半年磋磨讓他多了絲穩重，稍許除了些才子的驕傲氣息。

尤其是那對眸子異常清明，滿臉毫不刻意的正氣。讓睹者無不心生可親之感，但落在範閑眼中，卻是無比的鄙夷。

“什麼前事？”範閑眯著眼睛，笑著問道：“本官不是很清楚。”

賀宗緯果然不愧是二皇子地說客，淺淺一笑，黑色的麵容浮現出一絲不容人錯過的忠厚笑容：“並無什麼前事，下官口誤了，隻是替二殿下帶了一盒雲霧山地好茶過來。”

範閑看著身前那個看似普通的盒子，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他知道自己如果收了這禮，便等於是扯平了前些天禦史的那件事情，在二殿下看來，也許說範閑沒吃什麼虧，反而在宮牆前的木杖下得了一個大大的麵子，應該會願意息事寧人。

“賀大人口誤，我倒想起來了一件前事。”範閑微笑望著賀宗緯。

賀宗緯無由心頭一顫，覺得這位年輕英俊地範大人，這位一入京都，便將自己身為才子的所有光彩全數奪過去了的年輕人，怎麼與二殿下神情這般的像？

“大人所指何事？”賀宗緯的心裏有些不安。

範閑冷冷地看著他：“本官打春天時便離開了京都，前往北齊，不料這幾月折回，卻發現京都裏的事情已經變化了極多，連自家那位嶽父大人如今也被人逼得養老去了。”

賀宗緯舌根有些發苦，根本說不出什麼話，知道自己最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。

範閑靜靜說道：“賀大人應該知道吳伯安是誰吧？”

賀宗緯強打精神：“是老相爺家的謀士。”

範閑一挑眉毛，說道：“賀大人果然是有舊情的人，今年春天，大人與吳伯安的遺孀一道進京，隻是不知道那位吳夫人如今去了何處？”

賀宗緯一咬牙，站起身來，拱手行禮乞道：“範大人，學生當日心傷郭氏舊人之死，因此大膽攜吳氏入京，不錯，相爺下台與學生此舉脫不開幹係，隻是此事牽涉慶律國法，學生斷不敢隱瞞，還望大人體諒。”他心中自然不奢望範閑能夠將自己放了過去，但仗著自己如今已經與二殿下交好，強頸說道：“大人盡可針對賀某，隻是二殿下的一片真心，還望大人不要堅辭。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淡淡說道：“本官乃是朝廷之官，自然不會針對某人，隻是範某也隻是位尋常人物，心中總是會記著些私怨的。”

賀宗緯眼帶恨色地看了他一眼，知道今日前來議和已然成了鏡花水月，心想那相爺下台雖與自己有關係，但那是自己身為慶國臣民地本份，用些手段又如何？難道你們翁婿二人就不會用手段？這般想著。他起身一禮，便準備拂袖而去。

範閑極厭惡地看了他一眼，忽然間做出了與自己身份極不相符的舉動，走上前。一腳就踹在對方的腰窩子裏！

一聲悶響，賀宗緯難堪無比地悶葫蘆倒在了地上！

賀宗緯畢竟是京都出名地人物，如今又是都察院的禦史大夫，大怒爬起身來，指著範閑罵道：“你...你...敢打我！”

範閑捏著拳頭，說道：“踹的便是你！你自要來府中討打，我自然要滿足你。”又是幾拳過去，雖然不敢將對方打死，但也是將賀宗緯揍成了一個大豬頭。

賀宗緯哪敢再呆，捧著痛楚無比的腦袋。想起這位大人出道地時候便是以黑拳出名，趕緊連滾帶爬地往府外跑去，隻是出房之時。又挨了範閑的一記飛腿，外加茶盒飛鏢一枚。

...

範閑看著那廝狼狽身影，這才覺得好過了些，低頭啐了一口，罵道：“把我嶽丈大人陰倒了。還跑府裏來求和，***，這不是討打是什麼？”

滕子京從側邊閃了過來。苦笑說道：“少爺，這事兒傳出去了，隻怕老爺的臉上不好看。”

範閑聳聳肩，說道：“不過是打條會叫的狗而已，還不是為了給他主子看。”

話說數月之前，範閑還在北行的使團中時，便曾經得了院中的邸報，對於相爺，也就是自己的親親嶽丈大人下台的過程了解的清清楚楚。而在已死地肖恩老人幫助下，他對於這件事情的判斷更加地準確。

吳伯安是長公主安插在相儲的一位謀士，在去年夏天挑唆著林家二公子與北齊方麵聯手，想在牛欄街刺殺範閑，不料最後卻慘死在葡萄架下。因為這件事情，吳伯安地兒子也在山東，被宰相的門人折磨致死。範閑如今自然不知道，這是陳萍萍埋的最深的那個釘子袁宏道所作所為。

而吳伯安的妻子卻被信陽方麵安排進了京，巧妙地經由賀宗緯之手，住進了一位都察院老禦史地舊宅，開始告起禦狀。

真正將林相爺掀翻的事情，卻是一場很沒有道理的謀殺。

在京都地大街上，有殺手意圖刺殺吳伯安的妻子，似乎是相爺的手下想要滅口，但卻異常不巧地被二皇子與靖王世子聯手救了下來。

此事被捅到了宮中，宰相林若甫隻好接收了桌麵下的交易，黯然地離開了京都。

範閑就是從路上的那次院報起，開始懷疑起二皇子與靖王世子在這件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也正是從那一天起，他才開始思考，這位二皇子與信陽那位長公主之間的真正關係。

每次看到大寶的時候，範閑便會想起那位回了老家的嶽父大人這不是什麼公務國事，隻是範閑與二皇子間地一場私怨罷了，雖然背後肯定還有範閑更深遠的想法，但至少，範閑身為人婿，總要在這件事情報複一下。

...

範閑揉了揉拳頭，活動了一下筋骨，確實覺得精神好了許多，轉身便回了後宅，一路走，一路對滕子京清聲說道：“這事情不要告訴父親，想來那個賀宗緯也不好意思四處傳去。”

來到後宅，婉兒還在認真仔細地繡著那物事，範閑看著自己的妻子，微微一笑走了上去。

賀宗緯被打之事，他自然不好意思四處傳去，但二皇子卻依然知曉了這件事情，越發不明白範閑如此囂張，究竟憑倚的是什麼。這位二殿下在朝中看似沒有什麼勢力，但實際上在信陽長公主的幫助下，已經獲得了不少朝臣的效忠，所以其實並不怎麼將範閑看在眼中。

但如今細細想來，這範閑...明明是個文心繡腹的大才子，怎麼卻變成一個蠻不講理的魯臣了？難道監察院這個機構對於一個人的影響真的有這麼大嗎？

不過二殿下還是認為範閑頂多隻是陷入了意氣之爭，他並不願意在此時地情況下屈尊去見範閑，想來範閑在痛打了賀宗緯一頓後，應該安靜下來。所以他隻是寫了封信去信陽，並沒有太多的擔憂。

...

信陽那座美麗的離宮之內，奇美的老樹正遲緩而沉默地拔離著枝葉，片片微黃樹葉在那些白紗帳子之中飄泛著。一隻柔軟地手伸到空中，柔柔地接著一片樹葉，手上的青筋並不如何粗顯，隻是淡淡地在白玉般的肌膚裏潛行，就像玉石中的精神，十分美麗。

離開京都一年的長公主李雲睿，像個少女般嬌憨地打了個啣欠，將手中的枯葉扔到了地上，抬臂輕撐著下頷，眼眸微微一轉。流光溢媚，說道：“袁先生怎麼看？”

出賣了宰相林若甫，如今投身於信陽方麵的謀士袁宏道。麵無表情，但眸子裏卻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一絲驚謊：“二殿下乃天之嬌女，未免輕敵了一些。”

長公主吃吃一笑，說道：“那範閑不過是個年輕人，稱之為敵。袁先生過於慎重了。”

袁宏道苦笑道：“這位姑爺可不是一般人，北齊之事雖然未竟全功，長公主妙算亦未全盤實現。但範大人卻巧妙居中，手不沾血，卻挑得北齊皇帝暗縱上杉虎刺殺了沈重，如此人物，哪裏能用魯莽二字就能形容？更何況姑爺本是一代詩仙，如此錦口繡心的人物，心思隻怕比尋常人要繁複多少倍。”

長公主歎了口氣，從錦榻上緩緩正起身子，華貴宮服之外露出一大片背頸。白皙無比，像天鵝一般美態盡現。

“這小子，沒將肖恩救出來也罷了，居然最後還陰壞了沈重，這崔氏如今天天來叫苦，北齊那邊的鎮撫司指揮使地

位置還空著，那些下麵的錦衣衛不敢做主，一時間出貨的渠道都阻了。”

一直靜立在旁地長公主心腹黃毅恭敬說道：“眼下正在與北齊太後商議，隻是北齊那位年輕皇帝最近很是硬頸，硬是頂住了太後任命長寧侯為鎮撫司指揮使的意。”

長公主冷笑一聲，說道：“北齊那老太婆也真是個蠢貨，任意挑個不起眼的心腹就好，非要自己的兄弟去當特務頭子，她當自己的兒子是傻地嗎？”

袁宏道在一旁提醒道：“北齊之事暫且不論，隻是不知道京裏的情況會怎麼發展。”

黃毅一直不喜他來信陽不久，卻深得長公主信任，強壓著內心深處的淡淡醋意，說道：“京中小亂一陣後，應該會平穩下來，想來陛下也不願意自己親手挑地監察院接班人，與自己的親生兒子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。”

袁宏道冷笑道：“老夫不知道陛下如何想的，我隻知道那位小範大人卻是個不肯吃虧的主兒，這次都察院禦史集體參他，本是為了提醒他有些事情不能碰，哪裏料到陛下對他竟是如此恩寵，那範閑麵上被損了一道，這時候自然是要想辦法找回來的。”

黃毅顧不得在意他的神色，異道：“難道那範閑還敢將把事情鬧大不成？”

長公主這時候才微笑著開口說道：“袁先生說的有理，本宮這次不該急著讓都察院去碰那小家夥兒，那小家夥兒的性子倔著哩。”她忽而掩唇笑道：“黃毅你莫要這般說，我那女婿啊...真是個愛鬧事地人，範建那老貨給他兒子取名安之，想來真是有先見之明，知道我女婿安靜不下來。”

她這掩唇一笑，離宮之中卻是頓生明媚之色，那眼眸裏的生動之意，眉中含著的嫵媚之意，就有如這秋天裏的兩絲一樣，潤澤著每一處空間，讓黃毅愣在了原處不知如何言語，就連袁宏道也不免有些失神。

“估計我那好女婿，肯定會再咬老二兩口。”長公主微笑著說道“寫信，讓老二求和，不論受了多大的傷，都求和。”

這位慶國最美的女人言語雖然溫柔，但內裏含著的威勢卻是無人敢議論，黃毅欲言又止，忍不住搖了搖頭。

長公主甜甜笑著：“母親來信說了，讓我年節的時候回宮裏過年，等著吧，等著回京了，本宮再與好女婿好生玩玩。”

而在京都之中，秋夜的懷抱裏，監察院一處的密探開始行動了起來。

欽天監監正，是個不起眼的職位，但在某些特殊的時候比如有顆流星落下來了，比如月兒被狗吃了他要負責向陛下解釋，而他的解釋有時候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。

他是二殿下的人，隻不過還沒有來得及發揮作用，就被慶國最出名的那些黑狗們噙到了嘴裏。

長街之上，嗖嗖數聲，十幾名像黑夜惡魔一般的黑衣人，直接跳進了欽天監監正的府邸之中。等到護衛們反應過來的時候，他們的老爺已經被這些黑衣人捆成了粽子！

而這些強賊卻並不離開，反而點亮了院中的***。

在滿院的***之下，那些身負武力的護衛們看著那些黑衣人的衣服，竟是不敢動手。

一身黑衣，親自領隊的沐鐵冷冷地看著場間的閑雜人等與欽天監監正的家人們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監察院奉？辦案。”

說完這句話後，監察院一處的官員們將欽天監監正拖出府去，塞進了馬車裏，不過片刻便消失在漆黑的深夜中。監正府內驟然響起一片哀嚎之聲，***也漸漸熄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